

# 读八节滩诗 看伊河水运

□孙钦良

门口有八节滩,河底卵石隐身,河面怪石探头,七扭八拐,黑压压一线,航行条件恶劣,民谚云:“八节滩,鬼门关,十船路过九船翻。”为了能够把控住船筏,船夫、筏子工即使在冬天,也得跳入水中,推挽牵拉,使船过关,十分辛苦。

看着船夫受苦,白公心中难受,尤其是在冬夜听闻饥冻船工号子啼,他坐卧难安,下决心要把八节滩怪石铲平。

于是他去募捐,先是跑到洛阳城内富绅们面前游说,钱还不够用,就与香山寺僧商量,摆出几个功德箱,让善男信女投入银两。但募捐并不顺利,捐款数量有限。最后,白公又捐献了皮袄与稿费,这才凑足了经费,组建了民工队,利用冬季河水量较小时完成了这项工程。

此诗牵出伊河水运:伊河自古能行船,不但上河下河能通舟筏,而且局部还有专营水路以通往商埠码头。伊河从头到脚都是“洛阳的河”,发源于栾川陶湾镇闷顿岭,到偃师市杨村汇入洛河,全长260多公里穿越洛阳诸地。

伊河在栾川境内仅有数十里长,来到嵩县境后大大方方走了80公里,最后在田湖镇千秋村入了伊川境,流经酒后、鸣皋、葛寨、白元、平等、城关、水寨、彭婆等乡镇后入了龙门口。从源头到龙门口,大部分河段处于峡谷间,水流较快,走船放筏,最为操心。

伊河出了龙门口,流入平畴沃野

间,河面豁然开朗,最宽处可达150米。隋朝前,涉及伊河水运的诗很少见,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,诗涉伊河者甚多,水运也连贯,即使到了1956年伊河河面上照样行走着木帆船,沿河数十个渡口,均有摆渡船载乡民过河,此岸彼岸,上船下船,十分方便。

伊河水运的特点是顺河筏子比船多。唐代“安史之乱”后相当长时间,洛阳往长安漕运不通,山货船与运粮船减少,伊河上放下来的多是竹筏、木筏。唐代之后筏子多于船只的景象从没有改变,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,从上游漂下来的仍是筏子多——伊河两岸熊耳山、外方山采下来的大量木头、竹子,都要靠这条水路运出来。

筏子有竹筏也有木筏,少则几根捆绑,多则几十根捆扎,由经验丰富的筏子工驾驭着往下漂。筏子都是批量放货,由此形成筏子队,单个筏体称“吊”,一个筏子队最多由6吊组成,不

能再多,再多就首尾难顾了。但偶尔也会有10吊以上相连的筏子队出现,其势威风,犹如长龙,岸上行人见了,吆喝着打招呼,筏子工顾不上应答,生怕连筏追尾,一心一意放筏去了。

放筏是技术活,弄好了浪里耍游龙,弄不好阎王来索命。筏前头与筏尾处,各站一筏子工,前者管方向,后者手握长杆与前者密切配合,该截杆截杆,该摆尾摆尾,半点不敢懈怠。遇到河水清浅,就使劲用杆插河床,拨动筏子滑行,否则便要搁浅。若遇到像八节滩那样的怪石探头,前面那个筏子工就得跳进水里,推拉牵拽,让筏子迅速转向,筏尾工赶紧把木楔扎到水下沙石中,使筏减速,躲过一劫。

伊河上的航程,分短程与远程。短程是从栾川到嵩县,远程则从栾川一直到巩义,河洛镇境内。这一路下来,过险滩,绕崖头,躲龙口,船夫和筏子工的辛苦是可想而知了。

扫一扫,关注“人文河洛”(renwenheluo)



“人文河洛”系《洛阳日报》品牌之一,让我们在这里触摸河洛大地的人文底蕴,感受洛阳历史的厚重魅力。



## 湾滩遗址



在湾滩遗址发现的陶器残片

湾滩遗址位于栾川县栾川乡湾滩村,东西长1035米,中部宽500米。遗址北边呈弧形,宛如箭弓;遗址南侧紧邻伊河。伊河水长年累月流淌,在遗址前形成一个大大湾道,山与水之间形成一块平地,如同半月之形,故称湾滩。

遗址西部有座跨伊河大桥,大桥东西两侧的台地断崖上探查出不少墓葬,东西方向排列,整齐有序。在大桥东断崖处和附近南北走向断崖处的断崖上发现了瓮罐葬,瓮罐内的儿童骨骼清晰可见。

在大桥东侧台地断崖处,考古工作者发现有许多陶器残片堆积层,采集到的遗物有陶器和石器。陶器有夹砂褐陶鼎形器和带斑陶胎,以及泥质灰陶和褐陶的瓮、罐、盆、缸等。石器主要是石斧。大桥东距桥约150米断崖处有烧制陶器的窑窑,窑壁、窑底烧土明显,亦有灰烬及炭粒。

在遗址东半部的断崖处还发现有唐、宋、明、清时期的陶器和瓷器残片,还有明代烧制砖、瓦的陶窑,窑内有大量的砖瓦次品和残片堆积。

湾滩遗址面积较大,时代跨度较大,为研究中原地区新石器乃至其他各个时期的文化分布、发展和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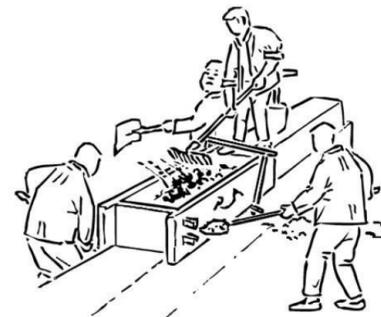
(图片由栾川县文管所提供)

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李明 李沛盈



## 打墙

□胡树青 文/图



河洛地区的土建筑施工中,墙体有砖墙、坯墙、麻扎泥墙、博板墙等,建造博板墙叫打墙。

打墙用的主要工具是博板。博板由两块六七尺长、一尺多宽二寸来厚的侧板和一块一尺多长的挡板组成,挡板的长即墙体的厚,可以调整,默认墙体的厚度为一尺二寸,需要时可调为一尺五寸。博板另一端(博板尾)可以灵活开合,打墙时将博板尾夹住打成的墙头,再用“滚珠”扣住板尾,这便形成了一个筑墙的模子。

然后,用滚珠把博板夹好放周正,就由负责装土的工人往里边装土,在墙上的工人用“十齿耙儿”把板内的土摊均匀,待虚土装到深度过半时,停下来,墙上的人放下十齿耙儿,掂起杵子用力夯,连续打两遍,继续装土,虚土装谷堆起来,再用杵子夯两遍,这一板就完成了。接下去“起板”,把滚珠敲掉,把博板向两边揭开,由墙上的一名工人掂住博板两侧的铁环,往前挪五六尺,再用滚珠扣住,再装土,再夯……周而复始,一直进行下去。

## 洛阳墓志传奇

# 赢得生前身后名

——《元顺墓志》识读

□王化昆

### 3 正直为官敢谏诤

元顺究竟有何超人之处,竟让尔朱荣都对他产生爱惜之心?《魏书》卷十九中《元顺传》记载的数件事,足以回答这一问题。

其一,元顺任给事黄门侍郎时,领军元义威势正盛,凡有官员升迁,无不登其门拜谢。而元顺仅上拜表而不去相见,元义就问元顺原因。元顺正色说:“天子年少,让宗亲辅政,叔父当以公心,推举贤良,报效国家,怎可私售恩情,让人去感激你呢?这样岂不有负重托!”元义为元顺从叔,在讨论朝中大事时,元顺直言不讳,从不会阿谀奉承,元义也惧他三分。有一次,元顺对元义说:“当今北方六镇局势不稳,是国家心腹之患,请派我为都督,我愿为国效力。”元义对元顺心存疑虑,不想授以兵权,就推脱说这是朝廷之事,自己无权决定。元顺说:“叔父手握国柄,杀生由己,此时却说还有朝廷!”自此,元义对他又是怒又是恨。

其二,元顺任侍中时,中山王元熙起兵讨伐元义,兵败被诛,后方得改葬。元顺陪侍西游园,趁机上奏胡太后说:“臣昨天观看中山王家葬,不仅宗亲哀其冤酷,行路之人,见其一家七人丧命,都凄然泪下,无不酸泣。”元义妻当时就在胡太后之侧,元顺指着她说:“陛下奈何以妹妹之故,不追究元义之罪,使天下怀冤!”胡太后也默然不语。

其三,朝廷派尚书卢同带兵到营州镇压反叛,结果大败而返。侍中穆绍与元顺等共同商讨卢同之罪。卢同此前曾把一豪宅借给穆绍,穆绍很想为卢同

说话。元顺抢先发言说:“卢同终将无罪!”胡太后惊问其故,元顺说:“卢同有好宅给了身居要职的侍中,何虑获罪?”穆绍惭愧得不敢说话。最终,卢同被依法判罪。

其四,元顺对胡太后也毫不客气。胡太后很爱打扮,还常外出游幸。一次外出,元顺当面谏诤道:“《礼》曰,妇人丧丈夫,自称未亡人,头不戴珠宝金银,身不穿绛罗绸缎。您母仪天下,年近四十,过于修饰,何以示后世?”胡太后羞愧不出。回到宫里,责备元顺:“我从千里之外把你调到京城,难道就是让你当众羞辱我吗?”元顺毫不退让:“陛下盛服炫容,不怕天下耻笑,还怕臣一人之言?”

其五,在任吏部尚书兼右仆射时,高阳王元雍想让朱晖当廷尉,数次向元顺表达此意,但元顺并不给面子。元雍恼羞成怒,竟直接下了任命书,元顺将任命书投于地上。元雍大怒,当众羞辱元顺道:“我是天子之子,天子之弟,天子之叔,元顺你是什么东西,竟将我亲自下达的任命书投于地!”元顺说:“高祖迁都中原,创定新的官制,朱晖身为小吏,怎可为廷尉!陛下既是先皇兄弟,岂可坏了规矩。”元雍说:“我为丞相,录尚书,如何不能用一人之官?”元顺道:“我没有得到圣旨,让你掌管官吏选拔。你若一定要这样,我当奏闻圣上!”元雍闻听,只好退让。

《元顺墓志》说他“乃忘潜润之工言,誓捐七尺以奉上,有犯无隐,说言屡陈,或致触鳞之失,其志在磨而不磷”。这是对他一生正直谏诤的最好总结。

《元顺墓志》1937年出土于洛阳城西,墓志高58.5厘米,宽57厘米。志文28行,满行34字。该墓志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。

### 1 聪明好学又孝敬

元顺(公元487年—公元528年),字子和,河南洛阳人,景穆皇帝拓跋晃之曾孙,任城王元澄之子。他自幼聪明好学,九岁师从著名学者陈丰,王羲之《小学篇》,全文数千字,他时间不长就烂熟于心。

元顺十六岁,即精通《杜氏春秋》,还常召集同好讨论其中奥秘。当时天下升平,国富民康,富家子弟皆以交友

游玩为快事,唯元顺孜孜不倦,以读书度日。

元顺还是一个孝子。父亲元澄去世后,元顺立即依例辞官在家守孝,“哭泣呕血,身自负土”,哀嚎以致吐血,还亲自背土葬父。有记载说他当时年仅25岁,因父丧,便头生白发,守孝期结束后,就再无白发,世人认为是孝思所致。

侍中元祉:宗室丧亡者众多,抚恤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。元祉射清廉高洁的操守,直到遇难之后才彰显出来,可赐给他的家人一百匹绢,用以资助丧事。其他死难者不得仿照此例。

元顺为官的气节,操守为时人所共见。《元顺墓志》说他“处贵毋奢,崇俭尚朴,身甘枯槁,妻子衣食不充,尝无担石之储,唯有书数千卷”“遗贵能贫,俭身约口,布被脱粟,敛衽见襟”,正与上述记载相映照。

元顺之死引起皇帝和朝臣的重视,谋害元顺的凶手鲜于康奴听闻消息,畏罪潜逃。元顺的长子元朗,时年17岁,他为替父报仇,卧薪尝胆,终于手刃鲜于康奴,以其首祭于元顺之墓,然后主动上朝请罪。

### 2 崇俭尚朴重气节

史书记载,建义元年(公元528年)四月十三日,尔朱荣发动“河阴之变”,屠杀百官之前,因久闻元顺耿直谏诤之名,遂私下派人告诉元顺,不要到河阴参加祭天仪式。其中缘故后人一目了然,也透露出这个杀人魔鬼尚有惜才之意。但元顺仍然前往河阴,只是走到半路,就得知大屠杀的消息,急忙返回京城,然而途中遇到劫掠之人,被害身亡,此事与“河阴之变”同日。

元顺被害后,衣衫不整,但其家徒四壁,只有书数千卷,无物敛尸,门下通事令史王才达撕裂自己身上的衣服,勉强覆盖元顺的遗体。孝庄帝命黄门侍郎山伟前往为元顺吊丧,山伟见状悲从中来,号啕大哭。山伟返回复命时,告以元顺死状,孝庄帝闻而震惊,敕令